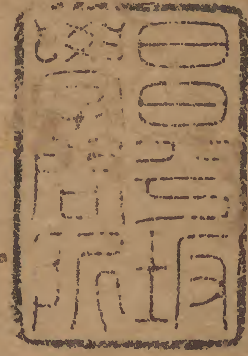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論語或問 五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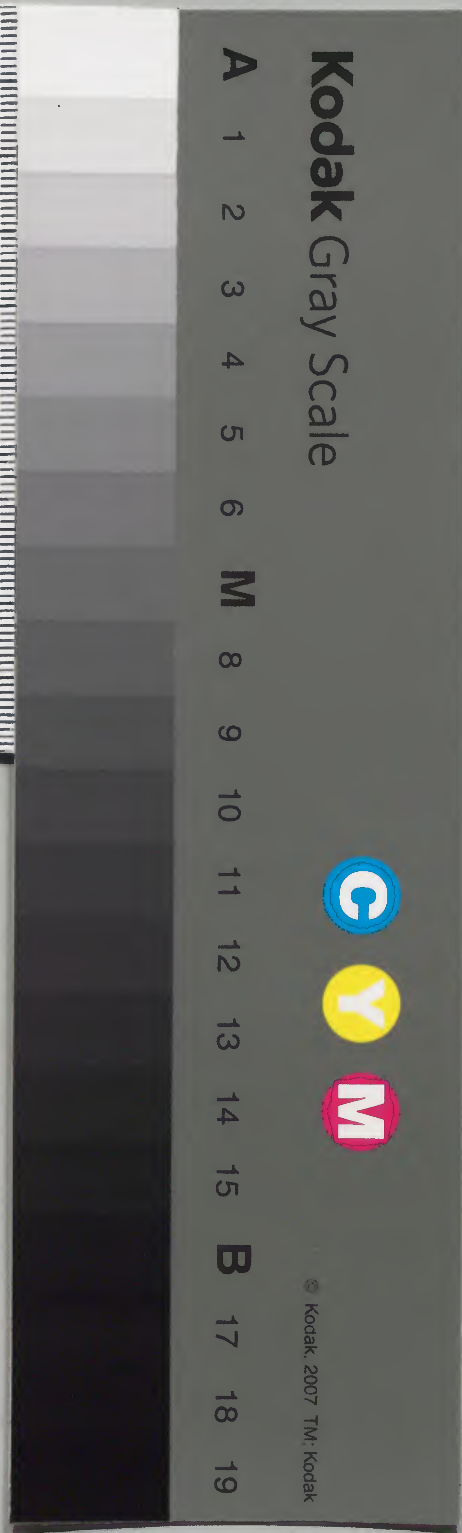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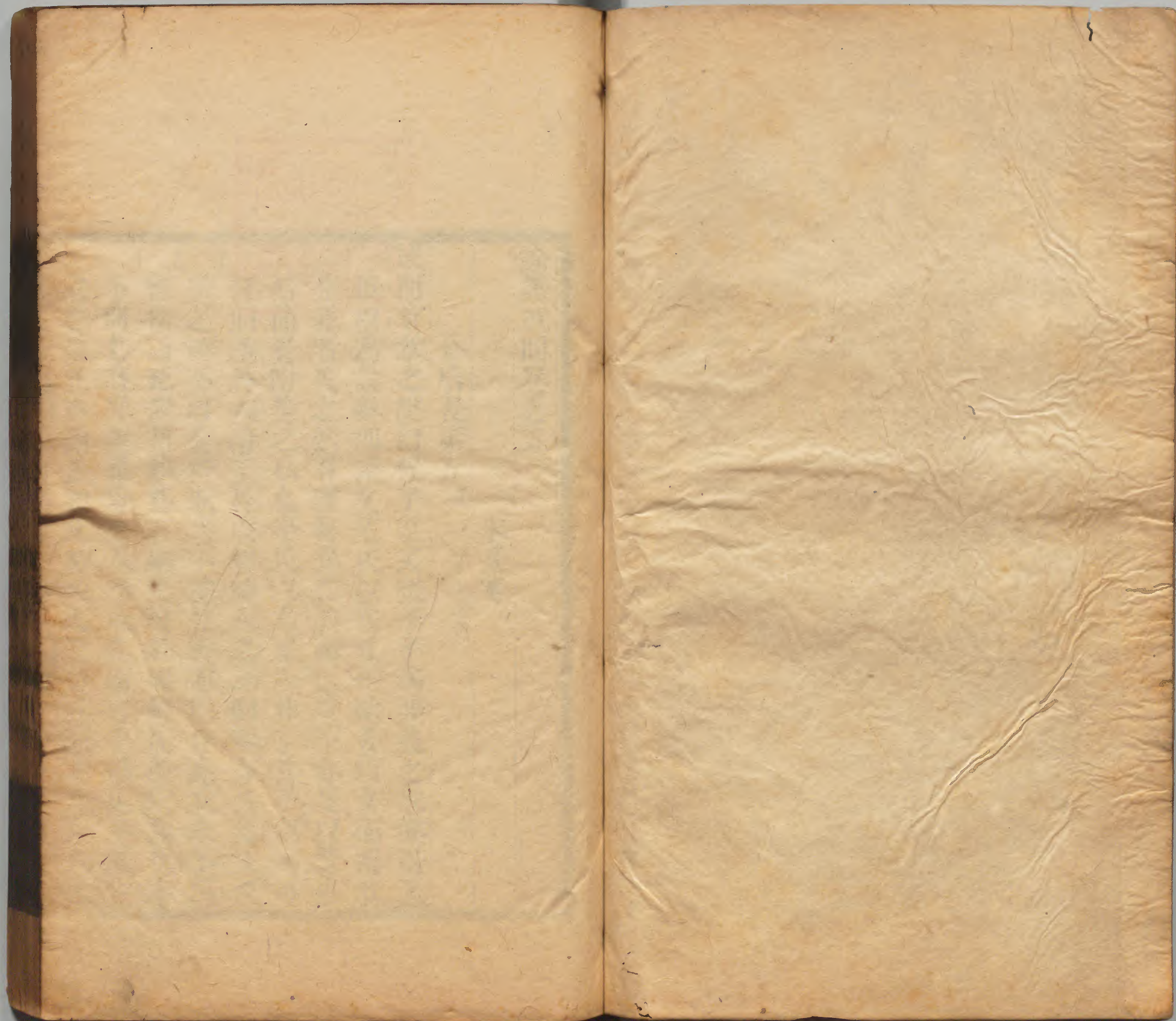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〇七	類
函號	一七	架
冊架	一六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〇七
函	一七	架
冊架	一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6)
函號	298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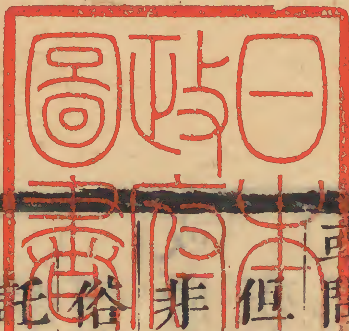
論語或問卷之五

朱熹著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不為非義之說亦得之
 但以為設辭則誤矣范氏以為孔子欲妻以女而辨其
 非罪者失之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以下亦足以警世
 俗簡賢附勢之私矣謝氏以為聖人非子其子以為可
 託則過於人情至於以智帥人之說則牽合甚矣且夫
 子之於公冶長特取其不為非義而已豈遽及夫不為
 桎梏而死哉苟如其言則凡繫於縲紲而能以知免者
 不問其有罪無罪皆聖人所取矣而可乎楊氏不累室
 家之說正與謝氏相反似又失之苟且而不及聖人之



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過計求全之惑也周氏論
二子之優劣則賢於尹氏之無所分別矣胡氏所論後
世婚姻之失尤為有補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
敵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
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雖然
壻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壻不能慎於擇女逮
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
可勝歎哉

或問二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楊周氏亦善而胡氏吳氏

亦有可取者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
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

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
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
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三人
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程子斯
焉之訓有所未安侯氏蓋用其意則誤矣但范氏推言
魯有君子而不用蓋以講筵開導及之非經之正意也

謝氏以魯多君子為夫子之力事理固當出此然亦非
此章之本旨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以器為尚飾之物恐非本意蓋器
亦有不尚飾如陶匏者不得槩以尚飾目之也夫子所
以稱子貢者正以其可用而已瑚璉之飾則盛矣然不
言他器之華靡者則所取者乃在乎宗廟貴器為重也
若其後說所謂宗廟可觀之貴器則語意始不偏耳至
與范氏皆以子貢為自矜自賢則恐未必然亦見夫子
之稱子賤而意其或可以庶幾焉耳范氏又直以器為
不通乎變而子貢小之恐當日答問之意亦未遽及此
蓋但本稱其可用之實而今較其輕重則誠與其稱子
賤者有差等耳楊氏說亦類此而加以抑揚之說則又

論語集注卷五
二
似子貢本能不器而夫子故抑之未能爲宗廟之貴器而夫子故揚之恐其說尤有所未安也謝周二說相似而謝氏甚焉其曰能輝光則何害爲不器則今固未能不器矣又安可遽以爲小成乎其曰何害爲形而上者則夫形而上者乃名理之辭而非指其地位之稱且又豈判然二物而可以去此而卽彼乎諸說惟尹氏最爲平實其說雖約而所得多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其後說以爲仁則佞不害惟不知仁則無所用佞者恐未安也大抵諸家皆不解此句之義故其說多不通呂氏口給之訓甚善但不仁而佞不若仁而不佞者亦太緩於辭而徒贅其說矣此其優劣又豈待較而知哉楊氏以爲佞者畏君子之

求諸非道而取憎則以佞爲諂諛之意此於字義旣已失之又特畏人之憎已而不爲諂諛則其爲諂諛也大矣豈君子之心哉前篇第二十四章亦已頗論之矣尹氏直以孔子許仲弓之仁亦不考於不知其仁之句而又并讀七字爲句之失也曰仲弓以德行名而子以爲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顏子之賢僅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亦何疑哉

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

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爲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得之而胡語亦可取也胡氏曰漆雕開之言如此蓋爲若楊氏以不自欺爲進乎信則有躐等而過予之失又以爲孔子見其如此而後使之仕則又非事序矣且旣曰進乎信矣而又曰充之有未至者其與前章又若相矛盾也蓋不可曉矣曰程子所謂道著信便是止何也曰此言學者當

以漆雕開爲法而未可遽以信自許也見之未明守之未篤而輕自許焉則止於此而不能進矣曰其曰只是這箇理已上却難言者豈此理之上又有理之難言也曰不然也徹上徹下一理而已故曰只是這箇理但見之明養之至以至於德盛而仁熟焉則其所獨到有非言意之所及者豈曰此理之上復有一理而不可言哉孟子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者意亦如此耳曰其以子使開仕爲求祿則似以開爲未足乎仕者又曰其仕有餘則又與前說若不同者何也曰所謂求祿之仕正以其於此有未信者而明夫非若聖賢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也然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爲舖啜計耶使效一官修

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得之矣但其曰譏無賢君者不若呂氏周氏之爲善也然呂氏不忍絕中國無所取材之說則未安不若周氏之完善矣程子又於佛胥之召有示人以迹之言而引此章以爲比今范氏於此章亦因以爲說焉則恐其未必然也夫道固無所往而不在然直言其無所不在可也亦何必故爲是說然後可以明之耶旣爲是說之而卒不往則又惡在其能明也若曰自今觀之可見海之可浮夷之可居亂人之或可從則可矣以爲聖人之言先有此意則恐其不容有此安排計較之心也謝氏以浮海爲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

回宛轉曲爲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爲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以爲偏勝過中之戒矣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未有卓然不可易之論范氏濼譏三子并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

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此與前篇訥言之說大率相似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旣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又以三子爲有願乎其外固不足以爲仁恐亦未然三子之於仁固亦勉焉而未能至耳謝侯皆以仁爲覺者故皆以爲三子之材之發爲仁而特未能有其全體但謝氏引子貢問管仲及聖人語道不若諸子之漫無統約者則未有以知其旨意之所在而侯氏所謂觀其進退周旋則其仁可知者尤可見其歸於覺之說也又謂夫子恐武伯不識仁又謂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者則其顧慮忖度尤不近聖人之氣象也其他如云使武伯知仁通上下則知三子之仁而可以知爲

仁之方者皆可疑使聖人之意果出於此則何爲不直告以通上下之云者而爲是溟滓滉漾之說以逃之耶楊氏雜引論孟之言旨意向背亦不相入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謂趨嚮善惡之分極於細微而終於廣大之言也君子而有不仁者此謂勉慕於仁而力有未至未能無有毫髮之間斷者而言也若以趨嚮之極而言則雖曰未仁不害其爲小人若以其毫髮間斷言之則雖曰不仁亦豈害其爲君子哉今日君子固有不仁者而又謂不可正言其不仁則亦自相戾矣且聖人之言豈其計畫籌度至於如此然後出之哉周氏亦以三子之事爲非仁不能矣又謂其器重道遠而非三子之所及首尾衡決蓋不可曉矣至尹氏則幾矣然所謂盡

仁之道斯謂之仁者亦不親切讀者但以此篇四章之說通之則其說曉然不待辭費而決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同但惟周氏以與為許他皆以與為及恐未安耳程說第四條不喻以下恐說之者誤不若第三條語為完也范氏以子貢為知足以知之而仁不能及者非此章之意也夫子貢之對而夫子與之者正以其知不及而言耳豈遽及夫仁哉又謂子貢畫焉亦無所據呂氏論知十知二最善胡氏又推明之亦得其旨

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不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而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巴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

謝氏以知十知二為材品之高下而非造道入德之謂

故夫子與不如回者亦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為是說者新則新矣其未免於過也歟其他大抵皆祖程子說亦無大得失也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為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為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為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墻為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為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

今昔爲言亦未得爲通論也

或問申棖之剛曰諸說皆善而蘇氏亦有未

蘇氏曰有志而未免於慾

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

但張子范蘇楊氏之說失之緩不

若程子謝周氏之言緊而切也范氏無心之說已辨於前篇之十章矣

或問十一章程子之說不同何也曰第一條出於程子之

手筆其言最爲的當其他則傳錄之間亦容有誤矣曰

然則其語仁恕之別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

止也以勿言者禁止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

也范氏以下皆失之也惟楊氏則語太簡而未有以知

其意之所在也

或問文章性命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以爲聖人未嘗不

言性命但其旨淵奧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

此說善矣然考之論語之書則聖人之言性命者蓋鮮

焉故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竊恐子貢之

本意亦不過於如此也范氏以爲聖人教人各因其材

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則亦近矣但不察乎罕言

之旨而以爲聖人之教有屏人附耳而後及之者則誤

矣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

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固不可謂未嘗以告

之謝氏楊氏以爲性命之微聖人未嘗言而每著見於

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

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

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衆曰吾有所謂性與

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游氏以性與天道為有精粗之別而謂夫人論性之妙則預於天道而雖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則又甚焉夫謂論性而預於天道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既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彼其親炙先覺之門而一旦差誤至於如此學者可不深切為戒而精思力行以求盡其心傳之實耶

或問子路恐聞之說曰諸說皆得之惟謝氏為異蓋其說每以知為重而行為輕故反以聖賢力行之意為知道之具其亦誤矣至於吳氏之說則又可以補諸說之未

備也

吳氏曰子路勇矣然一於敢行不復置息於其間有不能無失者故夫子嘗以其兼人而退之

或問孔圉之得謚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為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以敏為敏行之敏不若呂氏以為不敏之敏者得之范氏又引舜以為說則過矣呂氏所謂物相雜者求之亦太過矣其他諸說皆得其大意而吳氏之說意義尤備

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氏善矣惟所謂陳善閉邪者恐孔子之意未必及此也謝氏所謂難以一事言蓋至理當如此而引文王事以明之者亦過高矣凡觀書者於此等處正當反求諸已而驗之踐履之間惟愈近而愈卑則其體之愈實若但廣求證左推致高遠則恐其無益於爲已之實而徒爲口耳之資也至以子產爲成人則其許之亦太高矣尹氏之失蓋亦類此惟范氏爲得其輕重之宜爾曰是四事者亦有序耶曰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爲得之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謝氏意則善矣然謂非有意於久交者辭意俱病又以盛德而有常者語晏嬰則恐其未足以當之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張子楊氏得之若程子范楊尹之說則吾於管氏之章已辨之矣程子采地之說恐其或誤也謝氏又謂文仲不知僭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則是僭上失禮之事若爲之而有益則爲之也可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然似皆未得其所安獨程子之言則至矣而亦或有未備者焉請得推其意而極論之蓋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爲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

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
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
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
其猖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
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
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
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
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
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
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
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
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

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
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
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
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
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
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
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程子之意
大槩恐出於此但其謂夫子不信子文無愠之事而獨
指舊政告新爲忠則恐或未然也曰程子又謂子文若
果無喜愠則何以知其非仁然則古者遁世之人後世
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
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

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徒能
心如木石無所喜愠而所爲有不合於理者焉則又何
仁之可言哉曰程子以爲二子之事聖人爲之亦曰忠
清而已何也曰其事則謂之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
人之心則豈有一事之非仁哉但遂以忠清爲仁則不
可耳曰然則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
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
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爲矣故程子以爲比干之忠見得
時便是仁亦此意也曰諸說之得失奈何曰人之仁與
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天下然後爲
仁何其言之戾邪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
及於天下也而况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

仁也邪呂氏以子文不知進退之義文子不知去就之
義文子之失又不專在於亂作而後去之一節也且詳
其意似亦以不知似矣然子文楚之宗臣無必退之義
知之云釋未知之意而未有以驗其必然也使出於此
則其失又甚矣謝氏又以二子爲質厚之人不待學問
而自能入德其忠其清固亦非仁不能但不可遂以忠
清爲仁如答孟武伯之意耳前章辨之已詳此不復出
也楊氏以文子爲事君人而又謂其不爲容悅孟子本
文之意似不如此所以謂之事君人者正以其事是君
則爲容悅而無所擇於義理也若不爲容悅則又安得
謂之事君人哉且孟子所謂容悅特謂求容於君求悅
於君耳楊氏以釋子文之喜色似以爲容悅之貌者於

文義尤不通也又以比干伯夷爲仁而謂仁不可以迹論則其意蓋曰比干伯夷之仁在心子文文子之事在迹故雖相似而不得爲仁耳然比干伯夷之所以爲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而惟心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見乎程子之譏文子正以心迹之不可判耳楊氏蓋亦聞其說矣而反爲此論何耶且其爲說與范氏之下者正相反而其失則均若銖較而寸度之則恐反不若范說之爲實也侯氏所謂理之得者可以言德而非所以名仁之義又且得於三者而獨不得於仁豈又以仁爲覺於是三者之云乎至色有歉於心以下全體踐形之說則其意之所指殊不可知以大槩而觀之則其遠於聖人之意

而出於強爲一偏之說亦可想而知矣其論二子之所爲又直以爲末事而不知爲臣爲仁之道蓋以失夫未知之說而與上文全體一事之云者了無系屬又不知其以何而爲說也至謂二子不知爲仁之道使聖人爲之亦只可謂之清忠則又以已之意附於程子之說而不知其有不同者也程子蓋謂聖人之行或有出於忠清者耳夫豈以聖人爲不知爲仁之道如侯氏之云哉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嘗以使晉之說則狹矣且以傳考之亦未見其再慮而當之實也其謂息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則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息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息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

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息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息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曰諸說如何曰此特爲臨事之息耳范氏通以學問求道之息爲言誤矣周公仰而思之亦爲其有不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謝氏再息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可也徐息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不可也徐息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若楊氏之說則又略矣若是則皆爲一息而已何名爲再哉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禹孔光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大抵此章之說皆不考其事實故多失之惟程子意圓而理備若張子則固以武子爲喑默而罪之范謝則直以喑默爲當然而謝氏計較利害之間幾有流於爲我之意則又甚矣楊氏過高無實則其失聖人之意又益遠云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然以孟子之說考之恐其或未然也蓋孟子所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爾豈得彼爲一說而此又自爲一說耶范呂成章之說亦與孟子不合又如所謂不

成章不達者亦豈立言之謂乎但范氏似以爲裁其性行之過而呂氏似以爲裁其立言之非則范氏爲長耳謝氏大意近之但其言多病耳夫夫子之初心固在於行道而不在于傳道然豈其牢關固拒而不肯以一言稍發其秘乎且其志雖在於行道而得英材而教之其樂初亦不相妨也狂狷雖不中道然以聖人教人不倦之心恐亦無厭而薄之之意也况必若是而得邦家焉則教不素明材不素具其亦將何以自輔而有爲耶其後所引孟子之文亦非此章之意蓋其以簡爲狷之誤也呂氏亦然則又有過不及之說近於得之而意有未備亦非是當於本章辨之耳楊氏又私淑諸人恐孟子本文亦非教人之事也

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

敢斷以爲必然也

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中生

之事與不若是則又何惡之可念哉

曰其不念而怨希也奈何曰程子之

言詳矣其於扣馬蓋不決然以爲無也但以其諫辭爲不可信耳范呂皆以怨爲人怨以文考之恐亦未當而范氏所謂樂天順理則太寬而不切呂氏所謂清能遠怨者與此章所指亦無所合而適相反矣謝氏始以橫逆彎弓爲言而結之以攻人之惡則文意殊不相類楊氏則又直以公天下之善惡爲言則全非此章之意矣如是則他人之惡何必深念而又何以新舊之擇乎所引所過者化亦非孟子本意

或問微生乞醯之說曰程子范氏之說至矣楊氏亦爲得

論語集注 卷五 十五
之則不察其幾而失之也曰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
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爲是說者新則新矣然
卽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
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
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
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
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
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
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
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
爲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
絞訐而已今槩以直爲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

而爲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
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
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其說而范呂楊氏則固以爲當
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
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名世字元至云
或問二十五章之指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者宜熟讀
而淡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曰然則其以顏子之
心爲出於有心疑若以聖人爲無心者不亦淪於空寂
之弊乎曰是其言心亦若意之云爾且安知其非紀錄
之或誤乎曰其言孔顏天理性分之別而不及子路以
今觀之亦有以補其闕耶曰吾意子路之言其或志氣

之發也歟曰其以子路爲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曾
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
舍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爲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
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議之以爲是特責
育之倫耳其亦誤矣張子亦猶程子之意也但三樂之
云立語稍疎而所謂合內外而成其仁者則亦善形容
聖人之志者范氏蓋祖述程子之意但其所以論子路
者則太卑矣其亦未察於程子亞於浴沂之論乎若呂
氏之語則亦皆未足以明聖賢之意謝氏以有志爲至
道之病而欲二子於不篤不拍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
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爲非志而聊以答子路之
問則其言亦太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

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
知其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嘗論此以爲如謝氏者未
免爲程門之醉人蓋得之矣學者不可以不戒也其後
說則差約矣然其曰更不作用者亦猶此說之意也游
氏之說則亦太支離矣而於文義亦不通也楊氏專以
志之廣狹爲言則徒校其量而未及實指其體也又以
二子皆爲志於仁者之事則淺乎其知二子而於顏氏
尤非所以名之也尹氏獨超然謹誦師說而無所增損
於其間夫豈其不能言哉蓋必有默識於其言而淡知
其不可易者矣此外則張敬夫廣推程子之說其意亦
善張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太公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

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
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
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
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善但尹氏述程
說而去其首句則直以知過為非難者其亦誤矣謝氏
以見其過為見他人之過則於文義有不通以內自訟
為內省之比則省之於訟其用力亦不同矣張子有言
人有過則曰觀其黨否疾已甚否內自訟否其意亦若
謝氏而觀其黨則若范氏之說也此恐亦未安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信質
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
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耳今其
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眾人無異者則失之

矣范呂皆以為聖人必待學而知蓋不悟此為設辭以
勉人學之意也且夫子之言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耳
非謂事事皆如已也呂氏遂亦以忠信為聖人之質則
又誤矣若使果有聖人之質自無不學之理正使初無
文字師友之傳亦不害其獨知先覺也其言自盡不欺
以下則善謝氏忠信又如其前說之云其失甚明今不
復辨如楊氏說則亦人人皆有聖質不待積十室而後
或有之也然其論夫子不以聖賢自居以下則善尹氏
用程子說而人誰無質之云亦不免呂楊之誤其於程
子之言蓋有所未察者矣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云
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况以天下之大萬民
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
子之後以至於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
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論語或問卷之六

朱熹著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諸說如何曰才德之云足以兼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范氏之證亦爲得之謝楊遂以仲弓爲仁則亦未達乎前篇夫子所以對或人之文意耳

或問子桑伯子何人也曰胡氏以爲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爲友者蓋老氏之流也然家語亦云孔

子見其不衣冠而處則固略於禮法如莊生之所稱矣
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爲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程子
之說得之矣謝氏以爲亦可南面則恐失之游楊旣不
見程子未盡善之意尹氏又因未盡善之說而專指其
居敬爲言若是則不復得以可爲言矣大率夫子之意
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
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之意矣仲弓乃
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
所以深許之也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
則心不放逸而義禮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
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旣務於簡而所
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旣不素明

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程子之言蓋已曲盡其旨熟考而深思
之可也若范氏專以簡爲臨民之道則是居敬者無與
乎臨民而內外判矣且子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
事又豈可同日而語哉謝氏似以居敬爲舉其大居簡
爲略其細疑亦未安夫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敬
豈獨爲舉其大哉且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
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
游氏語若有未密者楊氏簡而廉之說亦贅而且狹矣
曰仲弓以居簡行簡爲太簡而程子以爲不簡何也曰
程子以其有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
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

曰范氏之說如何曰此亦記一時之言耳未必有相發明之意也謝氏說蓋亦此意而辭差緩然夫子之許仲弓以南面者又非以其知此而許之也

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爲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曰此章諸說如何曰程子詳且盡矣其曰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者尤善張子之說本皆與程子同後乃易其遷怒之說則旣非文義之所安而又皆曰不使焉則亦恐非所以語顏子也范氏所謂性不移於怒者理則

善矣而於文義有所未安其曰知幾則亦猶韓子之說云爾謝氏大意如曰不患有過過不害其爲改則檢身之意亦太疎矣游氏不遷怒之說亦程子之意而其論不貳過則猶范氏之云也又以聖人寂然不動故無過然則謂凡有動者皆過也而可乎至以不遷不貳爲有正心修己之別則說益以支矣又槩以能自強者語之則於顏子之事亦無所當也夫顏子之賢利仁蓋不足以言之又何自強之有哉所謂絕學亦老氏之語若聖人則固不待學然亦未嘗絕學也楊氏求放心之說意亦善矣然謂顏子之學止於如此則恐未然蓋顏子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未至於是則雖欲勉學而力行之政恐未易可至豈能求放心而遽可至是

哉

或問四章之指曰程張備矣若范氏循理之云則非所以語孔子周急不繼富乃義理之當然亦無使人可繼之意至其後說則善呂說亦善但皆不見爲使爲宰所以取與辭受之當然非獨以富不富分不分而言也謝氏示人之說恐未嘗有此意以張子之說觀之可見祿秩之說亦恐未然以程子之說觀之可見游氏食功之說支矣而其於相賙之說則得之楊氏淡譏世之君子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者其意則亦善矣而其語有相戾之嫌以文勢考之若曰以嗇與爲吝則其下宜曰多取爲貪以寡取爲廉則其上宜曰以多與爲惠其文意乃相應耳抑其大意亦頗有未安者蓋聖人以義制事雖

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爲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實貪者得託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爲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爲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污穢沉濁之中不但有如所譏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

善

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產子賤之例故爾蘇氏以爲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矣蓋以論語考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顏淵死後之言而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與之言而後得用此例也張子之說蓋亦避程子之嫌然果如此則當就一物之身而取譬不當以父子而言也且凡祭祀之犧牲通謂之用今以勿用爲不用於大祀而山川之次祀取之則其說蓋勞而於義益無所當矣而呂氏尹氏皆祖之不然其誤與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

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淡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

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大
抵此章之說程張侯尹得之爲多然程子之解以得善
弗失言之似與此章文意不協未能識其何意也其解
日月至焉者則密矣至其所改周伯溫說與夫所見規
模意味氣象之云則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
至此耶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
爲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如此辨則其
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
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爲用功至
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
之所能與也與范氏無他異說呂氏徒贊仁道之大而
不言其所以大固爲疎略又謂賢人身之可久而已足

使凡身之者絕望於不息而終於可久之域也其曰氣
不能守者蓋將以明夫顏子之不能不違者非出於本
源之病至謂必致養其氣而成性然後能不繫所稟之
盛衰則其說反忘本以徇末而非顏子之事矣大抵持
志養氣內外夾持之功在衆人則可謂云爾已矣至於
顏子之未達一間則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
不得者乃爲得之非可以常情測度也其以自強不息
者爲大而化之之事又以顏子爲幾於賢人之德則其
於地位之淺深亦舛矣游氏以仁爲人心則仁之與心
非二物矣然曰不可須臾離而謂人心不可一日不依
於仁則心之與仁又爲二物而或相離或相依也是其
爲說亦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至以用力於仁爲行仁

不違仁爲以仁存心而有內外難易之別則其離內外
判心迹而倍其師說益甚矣且以仁存心亦豈不違仁
之謂耶楊侯不遠而復之說蓋自其既違而旋復之際
言之雖無害於本文之意然學者正當於其不違之際
而體焉乃可見其所以用功之意味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范氏胡氏亦庶幾矣胡氏

曰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
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宰不能與
三子同升諸公此魯
之所以宰不競也呂氏之訓不甚親切然亦無病謝

氏之云則季康子未必有此意也楊氏所引以釋果達
之云者非聖言之本意考之本章可見藝之爲言能其
事之謂爾亦不必拘以六藝之目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矣謝氏之說龔厲感奮

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儒
夫之志而已楊氏惟顏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
孔門之不仕者如曾皙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
子而已也

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爲癩信乎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
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
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
也范氏楊氏言之詳矣然范氏引易而言則不類而又
曰能盡人之道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益錯亂而
非其序矣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曰舊注以
爲惡疾不欲見人未必然也藥肇以爲禮病者居北牖
君視之則遷南牖欲令君入而南面也孔子視伯牛疾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而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理或然矣

或問顏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實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實之則語滯而意不圓矣范氏疎淺類非所以語顏子然其富貴能憂之說則亦得乎言外之意也呂氏以理義悅心言之尤非所以語顏子者謝氏心不與物交之說求顏子用心所在而不可得之說則又流而入於老佛之門者耳獨楊氏之說爲庶幾乎程子者耳曰然則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

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蓋皆未免乎侁之蔽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爲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爲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親受音旨而其差失有若此者而况於後世之傳聞者哉程子所謂顏子之樂仁而已者則胡氏張氏發明之尤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謝楊尹之說皆得之但張子以中道而廢爲顏子之事則過矣又以樂正子爲信道亦非孟子有諸已之意楊氏引求也退故進之爲說亦非是所謂今汝畫者乃責其不勉之辭而非誘進之意也若程子范氏之說意則善矣然以其說推之則覺

其三句止是一意而徒然煩複恐非聖言之本旨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間而

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

之說亦善也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

由之行詐也子張宋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

近息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謝氏皆善而其間不能無小得

失也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事非以設譬而已但既

有正塗則自不當由徑然亦必不至如程子所譏之迂

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

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

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

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

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

受署而為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

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

可見矣

或問孟之反何人也曰胡氏以為即莊子所謂孟子反蓋

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曰諸說如何曰此

本無異說而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殊不可曉若范氏

眾必有爭功必有矜之說夫讓而不伐理之當然非為

有爭有伐而後以是為美也謝氏之說尤為過之夫操

無欲上之心固足以抑夫好勝之私矣然人之私意

多端發見亦各不同豈有但持此一行而便可必得大

道之理孟之反之行固可爲法然遂以爲但師孟之反而可則恐非夫子之意也范氏於此復爲得之夫子之意如是而已呂氏說亦費力夫子所言未有加人一等之意也楊氏之說尤失本旨此言其不伐之美豈論其功耶以此爲言不但非夫子之意亦非孟之反之意也尹氏辭約意盡優於衆說若更以又爲乃則盡善矣或問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從范氏之說無鮑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爲協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惇獨而獨畏高明哉曰諸說如何曰謝氏所謂善觀世之治亂者非聖人之本旨也楊氏之說若以非巧言令色

不足以避遊談之禍者尤恐未然遊談相傾乃戰國之事夫子之時未有是也且夫子之言本豈有此意哉侯氏改字之說則其不解甚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諸先生之說其理深矣然以文義考之則洪氏爲得曰何也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程子之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亦嘗以爲世又有不知而不能由者矣何獨於此而不然耶若范氏之說則是賢人之行與衆人不異特其知之爲異耳豈有此理哉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謝氏美矣然聖人本言文質不可以

相勝而謝氏專以觀人爲言故其說雖高而於文義首尾皆所不合其引子貢文質之言亦非是且使學者無復矯揉損益之矣殆非聖人之本意也得其旨者其楊氏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叔子之意當亦類此而語不分明似并以上生字爲生存之生者其於義理固亦可通但於上句文義差不甚協耳張子於兩生字義亦皆爲生存之生而又增入吉凶其非正之說蓋欲以對下文幸免爲二事者然於上句本文之意

則無所當矣范說人之性善故其生直者合於程伯子之意矣而其下文生字皆以爲生出之生則與本文殊不合不知其偶用此字而不計其同異耶抑直以生直之生亦爲生出之生也大凡其說自罔無如也以下皆不可曉吾聞范公莊敬誠實而其訓說聖言散漫不謹乃至於此亦不能識其何說也呂氏足以免於世之云如張子之說其以罔爲無常則於此章之意無所當矣又疑如綱之下少之無綱三字然亦未見其有無常之意也謝氏以順理爲直生爲生存之生游氏以循理爲直生爲盡生之經其論直字略同而生字少異然以經之本文與程伯子之說推之則皆有所未合蓋生理本直不待人順之而後得直之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

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生存之
生已辨於前盡生之經則又所以能保其生存之道也
於經之文亦無所當矣楊氏以生對死則不類以不益
生助長爲直則與本直之云者益相遠矣原聖賢之本
意豈若是其支蔓而無所切於日用之實乎益生不祥
本老氏語吾不知其所謂然其語意似爲養生者發與
孟子助長之云殊不類此又學者所宜別也尹氏蓋發
明程子伯子之意而語亦未瑩然其賢於諸說遠矣蘇
氏之說亦近之蘇氏曰罔不直也天之生物必直其曲
水之曲也或得之水不碍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
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尹氏亦得之而尹氏
爲尤切於文意但其以安訓樂爲未盡其宣揚發暢之

意耳謝氏過高而楊氏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爲知之
者則反以卑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後一說尤佳張子之說則
又備矣范氏中人以下可以入於下愚者殊不可曉其
曰性善以下又有論性不論氣之弊謝楊又各得其一
偏也楊氏所引不失人言亦與程子不類彼蓋汎言應
世接物之事此則專爲引進學者而言也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
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
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
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

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
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
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爲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
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
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
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
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
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
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
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
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
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謂此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
功利者而爲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旣告之
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曰諸
說如何曰程子之論先難後獲者至矣敬遠鬼神第二
三四說亦善第一第五說皆以非鬼神淫祀言之則恐
聖人所謂鬼神者初不爲此等也若於此等猶致其敬
而於鬼神之正乃或親之而不能遠焉則亦何以爲知
之事哉以臧文仲祀爰居作虛器者質之聖人之意可
見矣其釋務民之義以民爲人者當矣而其前三說似
亦未安也范氏以務民之義爲振民已無所當又以敬
遠鬼神者爲明民則尤無謂矣其論先難後獲似亦未
達程子之意若先有心於育德則豈後獲之謂哉呂氏

之說庶幾其近之矣謝氏以義爲利者非此文之意知鬼神之情狀又未見其所以敬而遠之之意亦大漫矣先難後獲意若可觀而亦非程子之旨其曰於此時可以見仁者則尤非夫子之意矣學者之於仁固欲其終身體之而不失豈欲一時見之而遂已耶楊氏以義事而爲二猶有新學之餘習也與其論鬼神之意則固善矣先難後獲雖非程子之意而在熟之之云則優於謝氏也尹氏全用程說無所復論此外則蘇氏曾氏之說亦可觀矣蘇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過樊遲問崇也與其問知也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教之以專脩人事而不求僥倖之福也其問仁也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教之以修德進業而不貪無故之利也曾氏曰務民之義而不務利敬鬼神而不近之非明智不惑者不能也

或問仁知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蓋夫子之意正爲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則雖其他說之或略於此者亦可以類推矣張子乃謂特言其成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程子所謂仁者安其常亦言仁者之所以壽者以此非以安常爲壽也以其所謂以靜而壽靜則自壽者觀之則亦可見其意矣張子無戕賊之說蓋亦類此古註范游氏說皆然獨張子一說乃以壽爲安靜長久之象則與呂謝楊氏之說皆若過高而失之矣謝氏若夫以下蕩而無止不類儒者之言所謂其樂有不存焉者文義亦不可曉也曰程子謂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而

呂氏又以體用分之如何曰程子所謂體者體段之云耳非有體用之分也若其分之則必易置呂氏之說而後可耳曰仁壽之說諸家之得失則固然矣然其失之淺深奈何曰張子之初蓋以仁或不壽而爲是言耳然於聖人之意猶未太遠也及其論顏子之不壽而歸諸天則不壽復有疑於此矣謂澤及萬世者雖粗而猶有實曰盡性而與天爲一則論愈高而病愈深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

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改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諸家於此蓋各得其一端而遂據以爲說故雖爲說之多而終不能無所遺也而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說不得有所遺如避周公太公優劣之嫌則曰非二公遺化之不同而凡史書之言太公就封報政遲速者皆舉而廢之避魯以侯國而行王道之嫌則曰有王者起而取法於魯則王道翕然丕變此其說雖似美然恐其不免於有意之私而非聖言公平正實之本旨也

又或以爲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治時者亦非文義若果其言出於此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政卽王道本末之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但楊氏所謂正名者與此事同而文意不類蓋正名之意就實以正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其事雖同而不可以相明也或問宰我非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爲欲以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是已而程子所謂好仁不避難范氏所謂憂爲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然諸家有以爲井有仁人當往救之者則凡人墜井亦所當救不必仁人也有

以爲仁人在井當往從之者則豈有仁人無故入井而吾又何爲從之哉有以爲赴井可以爲仁者則亦不待往而後知其詐也惟以爲入井救人可以爲仁者爲近之若吳氏以爲仁當作人者則亦或有此理而未敢以爲必然也曰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具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程子所謂陷以非其所履又謂陷之於不知則不深考於文義之過范氏以逝爲

不見善而去陷謂陷於不義則有人在井未為不善而入井救人亦未為陷於不義也大抵諸家之釋陷字皆不為陷之於井之意故其失至此惟呂氏首尾大槩得之但所謂以施仁術為未協於文義所謂不能自陷以行救則恐能字之下脫使之二字也而所謂欺以可救亦有所未安耳謝楊皆以逆詐億不信為言固與此意有相似者然宰予之問不為此發觀於孔程范氏之說則可見矣謝氏又謂仁者之心正不如是而不言仁者之心竟為如何卒又歎仁者之難知而已無乃愈疑後人使徒以知仁為事而不務於為仁之實也乎曰往視而非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

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

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

而曰此外諸說之異同奈何曰程子

下有闕文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程子於此章之工夫次序地位淺深蓋淡得之獨論顏子之說則鄙意有未安耳推孟子說約之云是乃所謂知要者而顏子之歎則恐其指此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以文為禮之文而謂理為禮之理似與程子兩說皆不同范謝則又以程子之論顏子者而施諸此矣謝氏以學文為舉而措之之事幾若王氏之徒為史官者稱其罷相之後方恍然有所得者其失甚矣呂

氏蓋宗張子之說然謂學愈淡則愈約而以博文約禮
皆人事之當然而非其至者則是約禮之上又有愈淡
之約人事之上又有天道之約恐張子所謂至簡所謂
一歸於是者必不如是也楊說似得程子之意然曰趨
於中則太密又曰不出於大防則太疎也蓋欲著意影
帶形容禮字而不知其重複之中反生此病也

或問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
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
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
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
南子旣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常
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
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旣以爲夫人而
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
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
不緇亦何爲拘拘譎譎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矢之
爲誓何也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
而近於誓者也且所言之爲誓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
若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崔慶者有
如上帝皆是也曰邢氏引蔡謨說訓矢爲陳引樂肇說

讀否爲泰否之否如何曰程子諸家多用此說其義則美顧其文義若有所未安者故范氏獨從舊說而今亦遵用之也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曰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亦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爲苟容幸免之弊懼非所以爲訓也

或問二十八章程子二說自相爲異何也曰解之言正也語錄則或有記錄之差焉曰諸說如何曰久字之意則皆失之然謝楊氏所論至德高明中庸之意皆善但其以高明中庸分體用而謂高明猶所謂至者則未安耳

其曰賢知者多賢字其曰愚不肖者多不肖字亦其小失也侯氏蓋用程子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中之說而失之彼亦曰誠知此理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無過不及之地耳豈曰吾之手舉足履無非中乎其論仁處亦多此類甚矣其不精也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已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

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曰此章之意諸家孰爲得之乎曰程子詳矣然亦未免以博施濟衆不止於仁而爲聖者之事故其辨論仁聖之別雖詳而堯舜病諸之語反無所當其答仁不足以盡之一條尤不可曉蓋既不與其同於聖旣曰堯舜不能而又曰能博施濟衆則是堯矣然則堯舜獨非聖耶今以吾說通其文義則彼之兩辨仁聖之別固不害於貫通也但仁在事不可爲聖一說亦不可曉耳其他如曰博施濟衆何干仁事似亦太過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爲仁耳又如謂聖人之至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此類亦恐記者失之至以博爲厚者則非此字義且與前後數條之意亦不相類而

又出其手筆則或恐其考之未詳也范氏博施濟衆之說得其文義伊尹以下則已緩而不切子貢以下則又遂失其本文之旨矣呂氏分博施濟衆爲仁聖之事殊不可曉子貢有志於仁以下則爲得之謝氏分別仁之功用仁之得名者善矣然謂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非仁則蓋以爲仁道發用著見之所也此但以章句文義而言已爲失之而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爲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楊氏所引孔子告顏冉者亦要切矣然與此章之旨不類蓋仁之爲仁雖無二致然聖人所以示人求之之術亦各不同不可一槩論也

論語或問卷之六

論語或問卷之七

朱熹著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語錄之說則未安然解之云亦合之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善蘇氏曰自生民以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謝氏以其卑而恥之故必侈其說以自高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其論老彭則與尹氏之說皆善以為老聃彭祖者疑未然也楊氏所論作春秋之意亦善大抵此篇聖人之謙辭為多疑以此類記之也

或問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

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之本意果何所指耳然以得言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楊氏過高以存言者呂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不審也曰何有於我諸說不明而子又自爲一說奈何曰謝楊不解固無可說矣諸說之中呂氏爲差易了然如其說則當增此外復字然後文意乃足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簡而晦也聖人處此雖爲自貶然其辭氣抑揚之間亦不當如此之夸惟程子范尹共爲一說但言以身處之自以爲有而不言文義之所以然者推其所自蓋皆出於古注所謂人無是行我獨有之者是以但言其意而不復釋其文義也然以經文考之則何下當有人字有下

當有此字乃得如其所說而經固無之則有所不通矣就使果如其說則聖人之所以處此者乃其自貶之意而其所以爲言者乃若自大之辭與夫所謂不如丘之好學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殊不相似也故竊以爲不若直以不居爲言則於文爲順而無增加矯揉之煩於理爲通而無夸大激揚之弊且第九篇十五章之言意亦類此讀者誠通玩之倫類可見然或者又疑二章所陳皆庸行之常非聖人平日所不居之例此則有未通者姑闕焉以俟知者其亦可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尹得之矣謝氏以言道爲易而難於講學則未知其所言者果何道也以四者爲非顯過則無乃又陷於自恕之失耶至謂此非聖人之自憂則又

尊聖人而耻其卑屈之過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語錄一節字義不精不若其正解及謝楊之說爲愈也而楊氏蓋其心廣體胖以下重複散緩亦異乎程子謝氏之云矣范氏舒遲和樂之云則善至以心體和敬內外而言則不識其何說矣又曰所以進德而不已此又豈所以語大聖人之德哉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爲初實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息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爲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之說有所未喻范氏之意蓋以爲聖人因自覺其衰之久而歎其將

不得復夢見周公之事其以夢非真夢與程子略相似而其爲說實不同也然夢見之云乃若今人之戲語聖人之言似不如是之不莊也謝氏以爲聖人誠不厭健不息故夢寐不忘周公之事然而又曰然後無意於經世則是誠有時而厭健有時而息也而可乎哉其以已無意於經世爲天無意於斯文則又推言聖人與天爲一之意亦橫決而無所止矣楊氏夢見不可復以下似范語而意又不同蓋其正說自如本義而辭有所不足其下乃復以已意推而言之以及於此耳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

胡氏曰心爲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有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息慮紛擾神精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

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
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
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
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旣已
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
子之事旣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
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
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
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
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
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

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
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
也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
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
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
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
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
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
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息動作無
復毫髮之隙漏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然其
語意類皆簡奧未易遂曉今請試論其旨意之大略如
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者統言一章之旨也其曰

兼內外而言之者以上文言依仁止於所行而爲是語以發其未盡之意明所行者非獨事爲可見之行也張子之意大略放此而其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之說意味尤濶非躬行實踐之至不能爲是言也其一說以爲人能志道則能求至其極而有所進故所據之德不至於中道而止依仁則大者有守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其和和對理而言則一張一弛之意也其以藝爲日爲之分義者亦指六藝而言其皆日用之品節耳涉而不有過而不存云者亦言其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張至矣范氏平實而仁字之說未盡呂氏簡約而依字之訓或疎謝氏以志爲趨向亦曰其大槩不倍乎此耳以夫子三軍奪帥之

言質之則所謂志者不應如是之輕且疎也君子有時不善之云則縱而不謹以啓自恕之門甚矣戴天履地之譬則幾矣然未知其所謂道者果何物也至於無藝不害爲君子之語則又慢而不虔矣游氏念念不忘之說善矣而以其下文所論推之則所指以爲道者則恐其未免於老佛之餘也志者有息之主而有爲之端也若之何以無息無爲當之而無息無爲又豈惟精惟一之謂耶至以精一分管中庸亦無是理堯舜禹皆自誠而明者而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也今日三聖執中皆志道之效其亦不可曉矣以據德爲止其所而自得亦於此文義皆有所不合蓋此所謂據於德者守其所得之德耳非以有所據而後有所得也若易所謂止其

論語或問上卷七
五
所者亦曰止於其所當止之所而已豈固守不動之謂
哉以依仁爲不違仁者善矣然謂不仁則皇皇然無所
依則非文義也蓋所以依於仁者正謂其未得於仁而
欲其依於是耳非謂既仁而後有所依也且其依之亦
反諸乎身而去其不仁者而已非若子之依父妻之依
夫雖曰至尊至親而猶爲兩物也其曰據德以體道依
仁以成德者則亦得之但其所謂道者既差則其二者
亦未有所附也其論游於藝以閑邪而守仁者意亦甚
善然亦必以張子范氏之說爲正然後可以及此若但
如游說而已則是徒爲是物以繫其心而於日爲之分
義初無所當也而可乎楊氏大抵皆以其已然之效而
言而求其所以用力之地則未之及也尹氏則贊於諸
說遠甚其曰志道以致之者尤爲切當但據德以行之
者似稍疎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無他異惟范氏成人所以成已者
失之遠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庶幾焉但所引孟子
爲未當耳呂氏之訓釋有功而楊氏引據亦有助也謝
氏一隅不識者奪之大過復於王之復乃下告上之辭
引以爲說亦非是曰反之爲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
謂原始反終者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謝說亦善楊氏舊本仁人有
不忍者後改忍爲能蓋用程子之意不忍不能語意之
精粗蓋有間矣然終不若程語之完且善也
說有病

聖人之心豈其若是之支哉

或問十章之與不爲許與之與何也曰若爲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耳曰諸說如何曰程張之說無以易矣范謝亦皆得之但知物我之分云者恐非所以言聖人耳呂楊分別孔顏不同處亦有此意蓋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已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

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已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其非孟子則失其旨而吾亦已辨之矣

蘇氏曰

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論語或問上卷
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闕固其扁鑄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尹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曰鬼

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而後復刪去之范氏正人之說語意最爲疎濶皆不可曉

或問十三章之文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開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合分之誤矣故范氏獨引史文爲正而其爲說亦他說所不及但以爲樂爲學樂則未然耳蘇氏說亦

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淡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黜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或問夫子不爲衛君之說曰程子尹氏盡之矣但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問答之本意耳謝氏所引王氏之言誇而不實楊氏於此最爲留意所引檀弓之說及以蒯瞶處伯夷之地皆得之矣但以郢處叔齊之地而不及輒則於文義之間似失當年答問之本意也至其卒章淡詆善兄弟之讓而惡父子之爭者以爲失旨亦不可曉蓋此章大體正此句檀弓立孫之說乃其問小曲折耳二子之疑雖由此起而夫子所斷則以其父子之爭而絕之初不復論此曲折也至第二條始以瞶輒父子當夷齊兄弟之處然則前此蓋牽於文勢之波

流而自失其所主之正意悅於新說之有據而遂以舊
義爲無可是以其言不能無小失耳曰夫子以夷齊爲
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
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
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
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
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
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
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
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
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

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
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
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
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
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
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
其亦不無意乎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金革百萬
之語又於張子說中見之不知其何故也太公云者
推之金革百萬之言始有所系或本張說而誤入程語
也耶范氏說亦得之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談耳
又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過而失乎聖言之
旨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爲言若將與世之

富貴者校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為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或問程氏學易無大過之云何也曰此以為聖人之未學易也不應嘗有大過其既學易也不應猶有小過而為是說矣然以文勢考之恐不如此蓋既曰謙辭則又何所言而不可耶曰范氏以下如何曰謝尹皆宗程氏者也惟范楊為小異然范氏真以聖人為有過則疑未然楊氏說又過高而無實至所論五十字則皆未知其誤而云爾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自有不同然其曰雅素云者得之矣正音之說恐未必然諸說大略皆通范尹雅字之訓甚善執禮之說恐不必然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則尹氏得之蘇氏蓋亦得之而不能無病者也曰何也聖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慮其非實而後為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一說真以孔子為發憤而至於聖蓋其平日所論如此恐或未然其一說論樂以忘憂者則盡乎人情矣范氏分好學好道二事得無老氏損益之遺意耶謝氏不悟其為聖人之謙辭而欲引而極之於無我之事其亦誤矣且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主意要重在上字今

乃以濟欲累物反之則未知其所主之安在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謝尹得之矣范楊三字之說得之而并以神爲不正亂俗之事則失之呂氏三字之說皆病而獨神字之說近之但此乃鬼神而直以爲妙理亦少過耳若妙理之神則聖人固未易言之然不當列於此四者之間也游說亦佳而未免有所偏也曰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弑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獨張子所引顏子之說

乃正蒙所謂達善達不善者恐非易大傳之本意也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已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如此矣但其連下文而言則其意若曰天之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已是亦天也而豈魋之所能爲哉夫其上句之說則善矣而其所論下句爲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范氏假手之云則下句蓋用程說但其分別天命之殊則有不可解者爾謝氏以下下句皆用程說而謝氏所謂與天合德者恐非生德於予之文意也尹氏又以天其或者爲言則是并與生德而不自必矣於孔子程子之意恐皆未有所合也曰子

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
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不同也
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
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
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
則寮倉之爲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
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
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
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常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
之詳矣然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
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旣遭伐樹之厄遂微
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
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
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
斯焉

或問無隱之說曰程子張子范呂尹氏之說得其實矣游
氏亦爲得之謝楊氏爲說雖同然其所以爲說者則恐
其過而流於老佛之意也

或問程子所謂誠忠孚信之別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
也孚信以內外而言也曾氏曰忠者心不欺信者言不
妄其義亦通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意亦善但所引行
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爲子爲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

自學文以後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為子為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耳謝氏三事之說亦善但說有內外之殊則亦不得不合用其力耳尹氏之說又若四事各為一門而不相須者恐亦未免有病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獨楊氏為太支然其末

句之說亦善此外則吳氏曾氏說亦得之

吳氏曰君子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剛守成務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息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木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

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無他異獨射宿之義小有不同

蓋謝楊得之為多驚眾之云意似廣而實不切暴物之

云蓋取田不以禮之意然其取義亦疎矣范氏造次必

於是尹氏操於心以往皆非所以言聖人此外則張敬

夫所論亦佳

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其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罔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恻然其無

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略同但文義各異至句讀亦有不同者然程子之說無以易矣尹氏發明其意亦為得之張子說略而義亦正楊氏謝氏胡氏似程子而小不同三家復自有小不同處然皆不若程子之密也胡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又見聞擇識之知為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為妄作在聖人為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日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至於呂氏則以知之屬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上句其說以從之識之知之三者為求道淺深之序則固不得而從之范氏在楊胡之間但以為聖人有所不

知而闕之則誤矣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為小異然大意亦同耳曰不保其往舊說往謂往日之事如何曰此於字義為得但文勢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

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爲善人之歌而遽和之則已之所歌乃殘章耳故必使反之而後和則已之所歌亦全章也此意亦善但未見善字之意耳他說則又并必使反之之意而失之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善矣然曰人於文皆曰吾勝人則莫字之上更有人字下合更有曰字文意乃足又此句吾字設爲衆人自稱之辭而下句吾字乃爲孔子之自稱文勢亦不相屬也如范說則二吾字不相

戾矣然其於文行之間無所輕重則亦未得爲至論其曰進而不已者又非所以言聖人也呂氏莫字之訓善矣其論文意大槩亦皆得之而辭或未瑩至於此非謙辭以下則非此章之旨矣謝氏爲得之但聖人雖不讓於文而猶人之說猶其論聽訟耳亦未嘗自以爲過人也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急緩之殊故不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楊氏似程說而下句語意不足無以審其必然尹氏上范下程尤爲疎濶矣曰然則奈何曰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

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說子華之意似以爲雖夫子之誨人不倦然已則未能學以承聖人之誨耳如此恐於文義有所不通張子之說善矣范氏專以不自聖不常仁爲能聖且仁者雖若近似張子之言然其意本不同也若不論其實而惟其所不敢當者則與之則世人之不敢自聖當仁者多矣果皆可以爲聖且仁矣乎又以不厭不倦分屬聖仁亦非是若孟子所引子貢之言則可謂云爾矣謝氏謂不厭不倦則聖且仁矣亦未見

其所以學所以誨者果何如也且自始學以至成德其梯級有不若是其易以躡者若之何而遽以仁聖之名加之乎楊氏以功施於人爲仁殊不類其平日之言蓋不可曉又以弟子所不能學者特在於有其實而不居其名之一事其病亦若范氏之類也尹氏最爲得之但不當雜取子貢之言以亂此章之旨耳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

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孔氏得之但其語似有以此合彼未能為一人之病類非所以語聖人者若程子則至矣范氏恐其於禮未得則不考士喪禮之過者又曰不與其誠則非聖人之事而其語意亦似重複不辭者謝氏以為非夫子之不禱乃語子路以禱之理則又甚矣據此文實夫子之不禱而詳味語意又未嘗告子路以禱之理也蓋其務為高奇廢舊文而生新意每每如此至論鬼神之有無則又其所聞於程子者理則然矣然非此章之意今不擇其所當出於凡曰鬼神者則舉而一施

之其亦誤矣且言交鬼神之誠意則同必有禱而後用之今夫子未嘗禱則又安得以此而言之耶若曰聖人平日自然之誠則又不當對鬼神而言也楊氏合吉凶之論似矣然所謂合吉凶者言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刑淫如鬼神之禍福無不合於理也豈以一己之吉凶為言哉尹氏合用程子之語善矣而加以自求多福之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為而程子以禱為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諸說之外胡張二說亦為得之胡氏曰禱之為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誥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

而巳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作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以如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或問三十五章三十六章之說曰程子盡之矣他說皆不能出其規模之內而往往偏主於一事細參考之優劣深淺見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謝尹之說盡之矣但所謂聖人之時者非是所記程張問答語意尤精至於所以推之則不若前說之善矣范氏以三者為德之修則非所以語聖人呂氏不言三者之所以然而論其效固已失之而所論之效又不切於本文之義也楊氏所言皆非聖人之事惟德盛為庶幾然以上下文推之其為德也亦或非其至者矣

論語或問卷之七

論語或問卷之八

朱熹著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

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
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
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
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
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
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
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
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
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爲讓國盛德
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爲
一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

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泰伯端委
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
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
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
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
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
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淡自絕焉則亦何
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
薄又自不同也曰程子旣曰泰伯知王季文王必能開
基成王業矣又曰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爲三公何
也曰此亦推廣假設之辭耳曰謝氏以爲泰伯亦能有
天下信乎曰泰伯固爲至德然恐非文王之倫也使其

德業果與文王不異則太王之欲立季歷乃邪心矣大率此爲推本而言楊氏之說得之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范呂亦得之謝氏不就理之云過於高養德之云偏於內楊氏則辭費甚矣或問三章之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尹氏皆善呂氏所謂得禮者過之而楊氏以啓手足爲不虧其體戒慎恐懼爲不辱其身則支矣曰其以易簣爲死生無變於已者諸說之所不及不其至乎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於此其果以禮爲重乎以達爲重乎是未可知也

或問曾子三言其爲修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

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卽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爲君子於是持養旣久而熟粹面盎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僞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曰程叔子之說如何曰容貌莊敬

則可遠暴慢養於中而言自順理者得之矣解中所論
正顏色出辭氣二句則與上句之例不同而又各爲一
說不知其何故也曰有爲此章之說者曰道之所貴有
此三事動容貌以遠暴慢也正顏色以近誠信也出辭
氣以遠鄙倍也動也正也出也開邪而收放心之術也
心少不存則動之正之出之者誰歟動容貌矜莊以修
之也心一矜莊則輕忽夷易之態自不形於聲正顏色
端儼以莊之也心一端儼則僞妄不情之事自不入於
念出辭氣審度以發之也心一審慎則僻違背理之言
自不道於口矣子以爲何如曰此本謝氏之說也然經
文但曰動曰正曰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真僞出之
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實涵養

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
今乃以動爲矜莊出爲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謂
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儼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遽責
其有睥面盎背之功吾恐其無沈浸濃郁之風而未免
於浮躁急迫之病也且一爲端儼之色安知其非色莊
也耶此又不但文義之疵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
不得而不論也曰諸說如何曰呂氏以爲三者皆道之
正謝氏亦云三者皆道者皆非是楊氏說將死而言善
者得之但以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爲人所以施於已
者似亦非是而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
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
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簣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

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十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官問於不能雖多而官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

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日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或問六章楊氏之說然乎曰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

不能故設爲答問之辭以審訂之耳且楊氏又何以知此君子之未仁耶此言一立其流之弊將有排死節而賤正直之意非小失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毅字之訓恐或未然說文以謂有決者近之矣謝說如何曰謂顏子弘包其毅孟子毅勝其弘可也自任以天下之重爲任重可矣然亦未見道遠之意蓋此二字曾子已自釋之學者涵泳其言足以識其氣象正不必別下語也楊氏分別最爲有功而或者病之誤矣但擴大作弘之事若曰非弘則不能容納之可也尹氏疎矣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

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
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
之實又有非息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
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然其間亦有疎密緩急之異
詳味而審思焉可也謝氏說亦得之但立禮說諸家多
所未備至於楊氏所謂樂非鐘鼓羽籥者則過矣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
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
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
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
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

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非
聖言之本意然亦頗中近世學者之病矣曰謝氏之說
如何曰其意則善矣然謂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則
所未安易外以中其庶幾乎曰游氏如何曰此其所謂
道者老佛之所謂道而已若吾之所謂道者則豈有搏
噬毒螫薄惡之患哉其說之病與前篇同學者審擇可
也

或問十章之說如何曰諸說皆善但張呂未通耳胡氏上
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肖爲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爲亂自古亂
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不幸而勇又上者其可不
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又上者其可不
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
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或問驕吝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不同然皆是足以有警

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息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文意難明諸儒之說不一孔氏范氏以善為穀惟楊氏以穀為祿其以穀為善者下句又皆不同孔氏范氏以為無不得乎善言三年學則必無不得善者誘人以學之意也程子侯尹以為難得乎善言三年學而猶不至乎善則終不足以進於善勉人汲汲於學之意也謝氏引王氏之言則以為三年學而不至乎善明善非易得之物勉學者自強之意也愚按此三說文義皆不甚通惟楊說為近之但訓釋有未備耳蓋不易得者歎美之辭若楊說而易至以志頗足其訓釋以明之則文意曉然矣且上章論疾貧驕吝之失

下章記去就出處之方在位謀政之事亦一類也若以

穀為善則胡氏之釋為善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為穀言善之成實也今世方言亦以物之成實者為穀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

關焉者也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程子所論篤信之意尤宜淡味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此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清高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版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為是代昱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

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為定公時誤矣又說魯樂既正放棄舊工以兩處文義考之恐亦未然師摯適齊當用張子范氏之說但張子洋洋盈耳之義為未安耳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程子二說一以為不與治一以為不與求諸說雖多皆不出此子之不同何也曰如前說則有宜為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為得矣今日有而不與則愚說雖陋恐或得其文意也楊氏此章用莊生語語既不倫遂不見其旨意之所在然以卒章之說參之則蓋亦如愚說云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為尤盡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則范氏尹氏為得之楊氏說雖密然氣象反狹與本文氣象不相似也

或問舜之臣眾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范二說不同何如曰孔氏於文義若不順疑范氏之說得之也曰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益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王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歷未終文

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

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淡矣胡氏曰子有常奉矣然以繇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華黻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淡長之恩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哀穉紹則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真為此也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論語或問卷之八

論語或問卷之九
子罕第九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范氏亦得之而以利爲有二則非也蓋

論語或問卷之九

朱熹著

子罕第九 凡三十四章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范氏亦得之而以利爲有二則非也蓋

向者文士專美於前之書則夫三代之一乘不替風雨而
至矣則而如之文先王親受罪責蓋先王受罪而不死

利一而已自義爲之則君子之爲自利爲之則小人之事也謝氏疎而不切楊說亦善但所謂仁則未嘗言者不若程子之說爲孔子但罕言耳豈未嘗言之謂哉所論合而言之道也疑亦非孟子意

或問二章之指曰黨人之意程子盡之矣尹氏所謂慕聖人而不知者亦善范呂以黨人爲知聖人者非是蓋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也但孔子答辭如程子說則亦微著黨人之不知已者恐亦未安但作自言吾將何執御之意乃安爾蓋嘗執御卽能鄙事之意也楊氏以爲黨人不知孔子有一以貫之者詳黨人語意所疑未遽及此執御成名亦與子非多學之意不同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

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毋何也曰絕非屏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毋無古蓋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傳多以無爲有無之稱毋爲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爲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曰程子之說固皆有深旨矣獨所謂學者之始須絕四者何也曰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爲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以爲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其說亦然耳曰

諸說如何曰張子前四條皆善而所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鑿其旨尤精范氏意者已之私也以下及呂楊說皆得之

或問五章之說曰孔氏馬氏舊說蓋以將喪未喪相因而爲已決之辭也精義諸說則以爲相對而未定之辭也從馬氏則後死者乃孔子之自名從程子則後死者當從吳氏爲後我而死者言我若當死則後人不得與聞斯道我若未當死則匡人無奈我何也然以文義推之恐當如孔氏馬氏之說七篇三十二章已詳言之矣曰程子聖人自做著天之說如何曰以文義考之則固不然以理而言則亦謂夫與天爲一而不覺其言之若此則可以爲聖人有心以天自處而爲是言則不可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

或問何以言太宰或吳或宋也曰當時惟二國有是官也鄭氏以爲吳而邢疏曰左傳魯哀公會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尊盟公使子貢辭焉子貢又嘗適吳此鄭氏所據也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宋商後又都商丘是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故兩存之但列子多寓言恐或不足據耳曰舊說訓將爲大今以爲殆何也曰此蘇氏說也將固有訓大者然與此書前後文體不類故從蘇氏說耳曰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得之而范氏爲長但論孔子自謂多能處語有未備尹氏謂所以爲君子者在明道而不在於多能故太宰疑夫子果聖則不應多能如此者亦非是太宰豈知

此理正以多能爲聖耳尹氏蓋以已之心言之而未嘗以太宰之心觀之也然旣曰聖人則其多能必矣如尹氏說亦有所偏也

或問無知之說曰張子之過則程子言之矣然程子之說於文義亦不甚通也惟以爲謙辭則無二者之嫌矣空空蓋指鄙夫而言張子以爲無知之意文意隔絕恐不然也范尹蓋從程子謝意亦然楊氏獨從張子無知之說而以空空屬之鄙夫蓋欲附其有挾之說耳似亦非是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不相遠但謝氏之說原於柳子貞符之論聖人於天人相與之際恐不若是其憇然也或問九章之說曰古注得之范氏祖其說但謂所以教民

之云者非聖人自然中禮之謂楊氏以凡此皆自盡而非爲人者亦得之但謂所以廣愛敬者復與此語相戾耳至曰於瞽者非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失之過蓋如其說則聖人愛敬之誠心何適不然何獨於此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蓋實加敬焉非但不欺而已蓋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

或問顏子之歎諸家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章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今程子以瞻在前忽在後爲過不及恐其未然而約字之義未安則前已辨之矣得此義理一條尤爲卓絕然讀

者亦當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則入於老佛之門矣張子之說亦精但其辭艱奧當熟味之乃可曉耳高明博厚言博也中言約也亦以知要而言也其論極大止中亦然范氏之說詳備正當呂氏竭才而進以下失之矣且又以此章首尾皆為善誘之事亦非也所謂善誘但博文約禮二事而已謝氏謂求於所性之中似亦贅語夫天下之事莫非所性之內者故聖人謂學但有為己為人之異而無性內性外之殊也吳氏之言有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此言得之矣謝氏又以張子正容謹節之學為外面威儀非禮之本故其學無傳之者此亦不然考諸程子之言則正取其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據守其所病者乃

在於清虛一大之云使人向別處走耳謝氏之言大率未免好高之弊也楊氏所立卓爾一句未安他皆得之侯說博約二字甚善諸家所不及自顏子自得下則有不可曉者矣豈以博文為感通天下之故而脫守邪此外則胡說最為完備但歸功聖人一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叙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楊最善謝氏所原子路之意亦得之矣則胡氏言之為詳今附於此胡氏曰此必夫子失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滾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聞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夾不以病而懣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說至矣但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爲一句非此之意耳謝氏道大不容之論蓋原於史記亦其好高之過若楊氏所謂取賤之道則君子初不爲此而後不行也况聖人乎侯氏說亦得之

或問九夷之說曰邢以爲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驪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此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若洪氏則又以爲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間有東夷雜居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諸說如何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今精義失此語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尹雜之兩失其旨矣明道乘桴

之說則已論之於第五篇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范謝游失之楊侯尹得之其詳則洪氏又言之矣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衰以大雅爲文王蓋以正變爲小大也是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於我爲聖人之謙辭耳范楊亦然謝氏則過矣

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之言非以爲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何也曰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唯慎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曰諸說如何曰范謝尹氏之說皆述其所聞者而互有得失楊

氏不逝之說則老佛之云非聖人之意矣曰荀子稱孔子見大水必觀焉而孟子論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其與此意有以異乎曰此未必一時之言也然孟子之言推其極則亦程子意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胡氏詳矣胡氏曰好德而未能發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狼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其論吾止吾往者皆不得其說楊氏進止在我之云則得其文義矣而於其大旨乃反失之惟胡氏為盡善耳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若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呂說未安謝說不異

蓋又以不惰為領受之意也亦失之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止特謂惰而不進耳諸說以此為聖人之極致以上下章意考之恐不然也然張子之言自為一義亦不可不深玩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謝氏疎矣楊氏乃為苗生義而以孟子宋人之譬言之其支甚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呂尹氏得之楊氏聖人與人為善又惡其怠而止之說亦有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謝楊尹得之而楊氏為尤密胡氏本韓文公宋貫之蘇氏之說又別一意然亦可觀胡氏曰法言者伊尹所謂逆於汝心者也理不可拒故勉而從之然以其逆心也故能改革者鮮矣巽言者伊尹所

謂遜於汝志者足也情無所悟故甘而悅之然以其遜志也故能尋繹者鮮矣改則法言為有功釋則異言為無取此身之修壞國之治亂之所由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侯氏得之楊氏遠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范呂尹氏說皆得之但范氏恥不若人疾惡之心之語未安謝氏之意亦佳但不忘其初幾於小成二語不知其所謂後段語意亦偏學者不見可欲未嘗不加存養豈必求見可欲然後用其力邪楊氏以不伎不求為修德之事而又曰非所以進於日新則其語自反矣夫修德而不能日新則亦何貴於修德也邪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者必

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削之不識其何意也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謝氏得之但辭氣少和平耳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楊氏至矣而程子論權非反經之意則非先儒所及也然原先儒之為是說蓋由以下章合於此章而有唐棣偏反之云遂誤以為此說耳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說之弊遂至於此章句之學其亦豈可忽哉程子雖知先儒之失而未及究所以失者乃在於此故論此章之意雖得之深而亦不免於通下章以為說也諸家論權皆祖程子之說而謝氏為尤密然皆并下章為說故皆有所不通惟范氏始正分章之失而其所辨夫反經者則亦未知其所以失之之

端也曰程子范氏諸說似皆以爲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氏則爲稱一物而進退以權平者也今以諸家皆祖程說而謝尤密何邪曰諸家之說固疑於稱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說爲詳今請以其所別堯舜之說論之蓋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臯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異哉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其意則程子難易之說盡之矣其文義則凡係於上章者皆失之而范氏亦未爲得也曰或以小雅棠棣之一章而夫子所刪而不取者也信乎曰不然也按爾雅棠棣棣唐棣移則小雅之棠棣與此章之唐棣非一物矣且彼詩文義屬連無刊削之迹必爲所刪則未知以此爲彼之第幾章乎考之無證而驗之不合且又非大義之所存也亦何必曲爲之說而強通之耶曰子何以偏爲翩也曰非獨晉史爲然也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說者以姍姍爲行貌則亦以翩爲偏字也

論語或問上卷九

論語或問上卷九

九

不合且文非大美之詞亦何必曲為之辯而敢
祖冊則未暇以此為其之樂章乎若之無端而勉之
之熱非一也矣且如古文之美無以附之亦必為
不然也然爾爾樂於其樂則小雅之樂與此章
以不樂樂於之一章而夫之祖冊而不取昔也計平曰

論語或問卷之十

朱熹著

鄉黨第十 凡二十一章

或問序篇諸說如何曰是皆原於程子而尹氏約而精矣
楊氏詆世儒之說為有功范氏說在篇中亦明白而切
至也

或問恂恂或以為誠信或以為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
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曰楊氏便便之
說如何曰其說美矣然無所據且下文不屬當從明辨
之訓為得之曰閭閻侃侃之訓不同說文為得何也曰
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亦作閭閻說
者以為爭辨之意而晉人亦有侃侃正色之語蓋以音

義求之亦宜如此此說文之訓所以爲得也閭閻之爲
中正義有不盡衍衍而樂自作此衍字不作侃也後漢
書云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
以爲爭辨剛直爲是而有此言但侃侃誤作衍耳曰跋
踏尹義如何曰此未及夫行也當從楊氏曰與與二義
如何曰此未可判兩存可也曰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
夫而後及君何也曰由卑以及尊也
或問君召使擯諸說如何曰范說得之謝說誠於所揖恐
無此意楊氏躔如之說亦善賓不顧之說則張子善矣
儀禮聘禮篇亦有賓不顧之文鄭氏以爲於此君可以
反路寢是也稽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體正敏給安
詳不能爾者亦爲得之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門中有闕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闕之

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是也曰諸說如何曰言似不足屏氣不息謝氏得之攝

齊之說胡氏推之亦善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

生一死皆以爲贊而已笏則止用以指畫記事而已不

執之以爲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

齊鞠躬之禮廢升曰趨進翼如何以知進字必爲衍文

也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曾氏

以爲音義作退者亦誤

或問所謂命圭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爲

瑞節其具見於注疏矣曰上如揖下如授其說不同何

也曰儀禮有受如爭承下如送之文應與此同而注疏不

類未詳其說今且據此論之若如舊說以下爲下堂則

是時已不執圭而勃如戰色足踳踳如有循之文不當
系於其下矣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而左氏記
子貢譏哀公邾子執圭高卑容有俛仰故以此但爲奉
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爲安也曰享禮注疏與諸
說不同何也曰注據儀禮當從之以爲燕享者誤矣且
燕享之禮亦自不同不得并舉也曰私覲見於聘禮孔
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
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有庭
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
諸侯之庭此說是也

或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
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
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
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驪此五方之間色也曰侯氏
以紅紫爲上服之飾何也曰此說誤也曰表而出之舊
說以爲必加表而後出今說不然何也曰若如舊說則
當云加表而後出不得云表而出之矣故諸家雖皆因
之而范氏獨謂絺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則固已如
今之說矣但其語不甚明白故不得不自爲說耳曰寢
衣之簡何以知其錯出於此也曰以必有之辭與下章
必有明衣者同知其非常日之衣矣且此章褻裘之文
本自一類而忽以此儻之又似若不倫者今出之以歸
於下章則彼此皆得其適矣曰寢衣其今之被乎曰愚
嘗意其非被而曾氏之說亦以爲然也曰楊氏狐貉之

說如何曰是亦誤矣諸侯狐裘以朝何取於善疑哉曰
吳氏之說疑如何曰是亦有可疑者姑存其說可也
之首以君子發之何也吳氏曰此篇雖雜出弟子所記
至纂集而成必出一人之手故自篇首稱之皆蒙上所
言以見之也獨於此章之首又以君子發之不知何謂
蓋既謂之君子則不得獨為夫子之事豈自此之後皆
三代典禮而夫子行之不得獨稱夫子耶又不知食不
厭精以下亦三代之禮耶彼宗廟朝廷聘享之禮三代
行之有異於夫子者故獨稱夫子也耶此愚竊有疑之

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何不從也曰食
以飢飽為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
時不食自不待言若朝而有故乃終朝不食以俟日中
則非循理者之所為矣惟胡氏以為王制所謂五穀未
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最為
得之謝氏說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此與下章人

死無委糴之理者語氣激揚似少謹厚之意讀者詳之
曰割不正奈何曰范氏得之矣邢疏所引解析牲體禮
食則然燕居私食恐其未必爾也不得其醬其物則如
疏所引其義則亦當以范說為正曰楊氏諸說如何曰
色惡臭惡未必如周禮所言但蒙魚餒肉敗而言耳肉
不勝食之說亦未必然但食以穀為主范謝之說得之
矣其曰治未病者則善而遂謂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
不與則支矣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之說如何曰程子之
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解此文則唯
字連上文而言蓋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
醉耳胡氏說得之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
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
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
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



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或問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諸說如何曰范氏

所謂寧不食者失其義也謝楊說亦不然蓋不出三日

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為此耳

或問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謝得之而曾氏者尤約

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靜默非言時楊氏亦通然亦抑末矣曰言語有

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曰瓜之為

必何也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

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

祭也其義則諸說皆得之而尹氏為尤約也曰席不正

之說如何曰范謝尹得之注疏楊氏恐未然蓋曰失尊

卑之序則不待聖人而不敢坐矣列女傳言古者婦人

姪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躡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亦此意也

或問饑之為禮何也曰見於周禮月令詳矣朝服何也曰

大夫朝服以祭於禮亦有文也

或問康子饋藥之說曰范氏楊尹之說得之曰既不敢嘗

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何

耶曰英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

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

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或問廐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聞之一時之聞急於問

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

矣諸說唯尹氏得之范氏每以教人為說非也聖人之

動無非至教然以爲是而必以教人則拘矣謝氏指情之說楊氏未離公門侯氏禮敬之說亦皆未然也曰陸氏釋文一讀至不字絕句如何曰於理則通然亦不辭矣曾氏又以不字自爲一句亦未安也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楊氏食則或恐後餘以下又精矣

或問侍食先飯之說曰程子第二說得之然亦注疏之舊也楊氏說則飯字當去聲讀失之矣

或問舊說君視疾則遷居南牖之下於此文何所見耶曰疾者雖居北牖下亦未嘗不東首此亦本其禮之當然非爲此文設也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有據矣范氏之說恐亦有可議者蓋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實有輕君之心焉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適而不爲臣但不傳贊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日不得於齊則無適不可故有不爲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於義亦益薄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

固未嘗不有義也豈曰率土莫非其臣無召而必往哉况以外無所逼迫不獲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侯氏說亦疎不俟駕者事君之一事耳豈遽爲是足以盡臣道哉惟尹氏得之

或問朋友一節如何曰謝說無所歸則在我者得之其餘激昂奮厲非聖人本意矣楊氏殯而不葬之說恐亦未然蓋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葬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啟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謝楊說不拜之意亦恐不然獨范尹爲得耳

或問寢不尸諸說皆同而楊氏獨異何也曰諸說正矣楊氏之云其旁支之小義耳其論食不語寢不言者亦然也曰胡氏以負版爲喪服之在背者此蓋記者釋上文式凶服爲必重服有負版者乃式之也然乎曰未可知也然禮家說大功以下無負版恐亦或有此禮姑存其說以俟知者擇之

或問盛饌之說曰范楊得之謝氏過矣

或問曰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足以破此說矣大抵此等處必有闕文自不必強爲之說也

或問車中之容曰禮之所以如此者爲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爲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之說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爲惑人心則善而以爲以禮自防視必以禮則

亦非所以語聖人也 此一章在或問色舉之上

此以與中言謂道不曰外而不變其子...
也然雖寒暑火以不無其艱恐亦近其也豈故其
左凶艱然必重艱亦其艱昔以失之也然平曰未可
或曰曰時以以艱為濟艱之亦昔昔也蓋昔昔其
如問其其齊其收而曰舉其以以神耳未必兼其也而

論語或問卷之十一

朱熹著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以夫子所以答林放之意考之則似當
以程伯子謝氏或范氏楊氏說為正如何曰彼亦以奢
儉對言則儉為本故與其過而失之奢則寧不及而失
之儉則為得其本耳非正以儉為法也且安知當世所
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

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
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
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
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

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為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也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

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

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曰然獨取胡氏之說何也曰諸說善矣而於文義皆有未協者唯胡氏為可通耳

或問六章之旨曰諸說備矣而胡氏所論記言之例亦學者所當知也

胡氏曰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者乎

或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以鯉死之言為夫子之設言也諒乎曰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且王肅推信家語最為深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而未可詳也今亦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曰各言其子之說范氏以為夫子視顏淵猶子楊氏以引後章視子猶父之言以為二子之才不同而皆夫子之子侯氏則又以為己之子與他人之子不同其說孰是曰范楊同而侯異然以文意考之則皆不協然二說之流一則害於分殊之義一則害於理一之仁亦其氣象之偏所

發如此故此句之文惟尹氏爲得之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其曰同道則前已辨之矣楊氏直以予指斯文而言意殊迫狹必若尹氏之云然後其言爲有序耳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楊氏之說亦爲過之惟尹氏之言爲得其平耳

或問顏淵厚葬之說曰諸說皆善惟楊氏爲詳但其論不得視猶子者若有罪顏路之意恐非聖人忠厚之心也蓋但言我之所以葬顏淵不如葬鯉之得宜者以門人之故耳漢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曰邢疏以門人爲顏淵之弟子然乎曰顏淵早死未必開門授徒也

范氏以爲夫子之門人也近是曰謝氏引王氏之說曰不得視猶子者分也如何曰非文意也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耳若以爲分之當然則下文爲無所係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之說亦得之但范以爲孔子不告子路而尹氏漢非學不躡等之說則兩失之蓋學固有序而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曰楊氏以爲通乎晝夜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後本乃削其所謂當源源自見者何也曰源源自見是張子之言蓋曰以漸而見云耳然張子曰學至於知天則死生鬼神當源源自見爲學者而言故以爲漸而見之耳楊氏因其說以爲此文而以通乎晝夜而知易夫知

天者則是聖人之事而以漸而見不足以言之矣刪而去之豈其覺於斯與

或問閭侃侃於前篇之訓其亦通矣乎曰閭者外和內剛德氣濃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無不同也曰諸說如何曰是其意亦皆善矣但盡誠不偽之說於文之義未有以見其必然者殆不若謝楊之說爲近也然楊說亦既雜取諸說之意矣惟其所引英材之語尤深得之不得其死亦二家之說爲勝而楊氏所論爲尤精但以子路之死爲傷勇之故則非孟子之文意耳至侯氏若字之訓其鑿甚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各有所偏蓋其情性氣象之不同如此而楊氏欲使天下之事皆至於極弊而後圖之則其害爲尤甚豈懲於熙豐新政之禍而矯枉過直以至於斯乎此章之說惟范侯尹氏爲善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蓋推其意而失之夫程子所謂與已不同以釋夫奚爲於丘之門耳范氏則謂夫子以子路所見與已不同而以不如琴瑟之和者譬之聖人之言豈其若是之迂哉楊氏論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纓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氏之堂恐其未可專以此論之也

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

胡氏曰

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爲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

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愚魯之說楊氏得之辟瘳之說呂氏得之

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諸先生亦或從之誤矣惟范氏不從而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爲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問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然考程子之說則但爲去夫利欲之私耳雖非文義然理則不差至於呂楊則又過而不知所止矣夫易所謂不遠復者豈若佛氏覺速念止之云哉曰若以呂氏之說言之則貨殖而屢中者正爲虛中受道之反矣曰呂氏之說程子

論語精義卷十一 五
非之當矣不得復引以爲說也曰程子諸說如何曰所
論州舉學試之得失者可以警學者較計之私日用之
問所當深察其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則張敬夫以爲
夫子嘗問其與回也孰愈至此又並稱焉則所以進之
也遠矣亦其言之一驗也其一說以命爲爵命則恐或
未安耳

或問善人之說曰此文簡奧有不可知者今考衆說而反
之於心唯張子及程子循途守轍之說爲善而楊氏亦
爲得之但必以孟子之言合之於此則爲費辭耳聖賢
之言各有所止不必強說而牽合之也或以爲善人不
循轍迹則亦不能至於聖神或以爲不循善人之迹則
亦不能至其闕奧是二說者或引其進或原其初而未

嘗答其所問則未知使之以何爲迹而踐之耶或以爲
不踐爲惡之迹則以本文觀之又未見其果爲爲惡之
迹也或以爲不蹈古人已成之迹則古人已成之迹
皆聖賢所以垂教於後世者又安得不蹈哉凡此數說
皆有所未安者故特以程張之說爲正耳

或問論篤之說程子兩義不同如何曰是亦皆通然以是
字文勢推之疑前說得之爲多尹氏蓋用程子說而上
一句用前說下兩句用後說其擇之亦不精矣或連上
篇爲說者亦非是蓋子張嘗有堂堂之譏故誤以色莊
者繼之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楊氏得之矣范氏以稅人爲
不可專而爲仁由已則可以不待父兄之命則是夫子

之告子路專以稅人之事而告冉有專以為仁之事也
謝氏為勇者徒行而未必中義則是夫子不為其有父
兄而特救其不合於義也以文意求之恐皆非是蓋夫
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
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
就其偏而救之夫子之答公西華固已明白豈可舍此
而自為之說乎故惟敬夫之言本末為備然諸說或引
成德達財因其材而篤焉者正與救失之意相戾亦其
小失也

或問程子之言顏淵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以其
下文搏虎之云者推之則不得有是言矣疑記錄之或
誤徒得其說為辨詰之辭而不得其所處之正意也且

遺書所記此條之說不止如精義所載者大抵相死之
說為多亦可以考其意之所歸矣此類學者尤當精考
蓋大義所係不容於誤也胡氏亦嘗論之乃程子之遺
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於此可以證程子之
說云或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顏路何胡氏曰
程子嘗言之矣問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
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其可
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曰呂氏之
說如何曰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
義而顏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為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顏
子有相死之理耳呂氏之說與楊氏所論天喪予之章
其病正同且以顏子志道然後如此又似以計較利害
為言而不見恩義之所存者抑夫子之死道之在夫子
者既不幸而喪之矣已又以死從之則道之在已者又

將自滅之也然則其於利害無乃反有所不審乎曰謝氏果敢之說如何是蓋避程夫子所謂遇害不當言敢不敢者然似未察夫文義而過疑之也若以呂氏所謂死謂死戰者言之則敢與不敢胡爲不在我乎至程子之讀死爲先則本韓子之說而胡氏亦以論之矣

或問由求之爲其臣也奈何曰諸說皆善而楊氏尤備然

其後本乃悉刪去而直以格君心之非爲說高則高矣

恐不如前本之正而慤也又曰一條尤詳弑逆以下或

從一事卽不得爲大臣此意尤切也胡氏張敬夫說亦

有所發明云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

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張敬夫曰弑父與君不

必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矣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馴

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弑逆曰謝氏以由求爲事事非

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賢與

事道者如何曰如此則事道者乃在於事之外而見於

事者皆非道也大抵謝氏之說多如此觀其所論四子

言志以曾點不著一事而以三子爲未識道體則可見

矣且書所謂事事孟子所謂事道者所指各異不當引

以爲對而又分別其精粗也

或問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不之許也而謝

楊尹氏皆以爲不然何哉曰楊氏之說高矣夫三代以

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

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

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

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范氏

論語正注卷一
八
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爲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侯氏以爲社稷人民固可學而猶謝楊尹之說特其所謂學詩學禮之後者則猶爲有序云爾或問何以知四子之以齒爲序也曰洪氏以爲子路少孔子九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點參之父也則其齒或亞於子路矣曰何以言浴之爲盥濯祓除也曰漢志三月上巳初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

是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浴蓋不察乎此耳曰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疑心不累事而氣象從容志尚高遠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肖見所爲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爲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旣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旣浴而

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
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
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
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
耳或曰謝氏以為曾皙曾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
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
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
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
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抑
觀其直以異端無實之妄言為比則其得失亦可見矣
曰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辭固已可見而
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曰惟求非

論邦以下舊說皆以為孔子之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
曰字起之而不察夫前乎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
說皆無曰字也且他書之例其若此者尤多是以晁洪
或胡氏皆以為問答之辭而今從之也之私之謂克矣而

此書之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
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
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

論語或問卷之十一

論語或問卷之十一

時以昔也為問答之辭而今錄之也
蓋昔無曰字也且此書之詞其若此者其以是也
曰字缺之而不察夫前乎此者來爾可也夫爾可也
其以是昔也昔也以此也其言也曰是也其不以

論語或問卷之十二

朱熹著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或問克之為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
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
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
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迫
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已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
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
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
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

論語五
卷一
十一
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
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
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
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
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
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
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
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
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
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
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
復如等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

夫豈他人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
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
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
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爲體矣然夫所謂克己復
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
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
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
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
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
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
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
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

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不免有難明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雖言之有失而道則未嘗可離蓋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道耳非以爲道無是非得失言之雖失而不害其爲道也如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自然中禮無所待

於勉強而非爲學者言也如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能復於禮則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與禮爲一物也如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乎天理以對己之屬乎人欲非以禮訓理而謂真可以此易彼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得以是稱之非若呂謝游楊之說也如曰克己盡仁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禮不異之意也此皆其難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說通之亦可以無疑矣若曰克己自能復禮不必學文若曰有諸中則無不中理慎獨敬義所以爲克己復禮若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卽禮若曰敬則便是禮無己可克凡或過而失中或亂而無序是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

豈其記錄之誤耶惟其所論克己爲道之說偏處自克
己之說視聽言動之說心廣體胖之說天下歸仁之說
則其所以發明深切無可疑者至於四箴則又精確縝
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
復禮之事也曰內安誠存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
其得之矣是固未嘗遽以禮仁爲不異而亦未嘗以爲
有待於他求也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范氏之
說則其疎甚矣呂氏專以同體爲言而謂天下歸仁爲
歸吾仁術之中又爲之贊以極言之則不免過高而失
聖人之旨抑果如此則夫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
者乃特在於想象恍惚之中而非有修爲效驗之實矣
謝氏以禮爲攝心之規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

循理而天以我視聽以斯視聽自然合禮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
高而無可持循之實蓋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
其所以爲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
合理則又何規矩之可言哉其言克己之效則又但曰
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則是其所以用力於此者不以
爲修身踐履之當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至於游氏
之說以爲視人如己視物如人則其失近於呂氏而無
天序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於分殊之義爲
尤甚以爲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
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於釋氏頓悟之說以
啟後學僥倖躡等之心以爲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
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於莊周列禦寇荒唐之

論語正解下卷十一
論若以聖人爲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於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爲言則於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爲先克已而後復禮以閑之則其違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近之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爲仁則亦失程子之意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爲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邦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邦在家之事告

之亦各有當也曰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無怨之說恐未安張子亦然呂氏則固以怨爲人之怨已矣楊氏所謂仲弓由是守之可以爲仁而已者若有少之之意焉夫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其所以告人踐修之法猶大匠之規矩準之穀率也功力之至不至則在其人耳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非先以是爲限約之也使仲弓因是言也而盡其力焉至於從容自得而敬恕之名亡亦何害其爲聖豈必克已復禮之云然後爲可充也哉

或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

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曰游氏之說如何曰是又自爲一說然本文以仁者爲言則猶立人達人指其人之身而言之也又曰其言也訥則固謂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是與孟子浩氣難言之說亦不得而同矣曰謝氏心有所覺謂之仁者信乎曰吾於觀過知仁之章旣言之矣而侯氏以爲謂仁者心有所覺則可謂心有所覺謂之仁則不可者亦得之矣且程子以穀種喻心而曰生之性則仁也今直以爲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亦失其旨矣其後又以可識知味爲言則又首章之失也

或問四章之旨曰此章本末范氏得之特其所謂先正其

心而後與之入德者其語有未粹耳謝楊不推內省之意而專引仁勇之說以明之其亦無所當矣尹氏雖以內省爲言然其說與章旨向背似不同也

或問司馬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爲憂也曰有命在天之不同何也曰張子謝氏言之矣在天之說若不同者然隨其所遇而貧富貴賤當然之理無不在焉則二說亦互相發明也若范尹氏知命樂天之說則其語意疎矣蓋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今但曰當知命而不曰安命則知爲無益曰當樂天則樂天者乃聖人之事人雖知其當然而豈易及耶若曰順天其可

也曰四海兄弟之說如何曰謝氏得之矣胡氏謂意圓者蓋得諸此楊氏歸仁之說首章已辨之今不復論然其施之此章又將有流於墨氏之失學者亦不可以不審也曰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奈何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也子夏之言本不爲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曰其論張子之說如何曰是亦至言而學者所當守也曰范說他義如何曰其疎之甚亦不待辨而可知矣

或問何以言膚受爲切於身也曰易曰剝牀以膚而象以切近災也釋之且傳亦有前及膚之言則凡言膚者皆爲切於身無疑矣蓋譖爲毀人之行愬爲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

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若以膚受爲微淺之意則與浸潤何以異而其不行不足爲難矣此章之旨唯楊氏爲得而蘇氏之說亦中不明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曰諸說如何曰范氏譖愬不至之說欲以高出乎聖人而亦不堯舜亦惟察之而不行然後能使其有所懲無所售而不至若不能察而辨之則又安能使之不至哉此可以談之以爲高而無可行之實殆不類其平日之言也呂氏譖愬二字得之而又下文所釋於文辭意義皆不可曉謝氏遠字之說亦有可觀然恐

不若蘇氏楊氏之說

或問七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戒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曰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曰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

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其大義則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爲尤至唯呂氏以去食無信爲均死而不若守信者則恐非聖人之意蓋不得已而去之者則去信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不爲不信則固已不免乎謀計之私矣若使其去食者死而不去信者則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

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曰諸說如何曰范楊侯氏爲一說謝氏自爲一說而尹氏推焉要當以范楊侯說爲正但范以駟不及舌爲戒人之辭則非是蓋此正爲子成發耳若謝氏以文質爲不能以相無則善矣然虎豹犬羊之云則有正相反者不知其何以通之也尹氏旣曰不能去而又曰不可去擇之不精亦何甚耶

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

有差等以至於

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善而范氏楊氏尤爲詳盡但孰與之說侯氏不同今當以侯爲正耳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之說以爲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不信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之意也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息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戶

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
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
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
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所以爲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
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
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
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曰諸說如何曰謝氏爲得
之然亦有所未盡聖人言此正欲學者審而戒之以辨
其惑而彼專以知之爲言則不盡乎聖人之意

或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
而擇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
此齊所以卒於亂也曰諸說如何曰蓋皆得之但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今侯氏以四者爲達道則旣差
矣又以爲先王達此道於天下則又非達道之所得名
也

或問片言折獄之爲半言何也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
曰宿諾之說以宿爲豫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越一
宿以償其諾爲大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爲不濡滯遷
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諸說如何曰此無他異但范
氏宿諾之云語意不密楊氏專以果毅爲言則程子已
辨於前矣

或問聽訟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范氏兼舉本末而言其

理允備然楊氏專以本言其得之亦多矣謝氏以訟不待聽而決為無訟恐非聖人無訟之本意不知其何必為此衍說也胡氏吳氏說亦可取胡氏曰聖人耳順目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淡顯夫使人無訟之難也○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何若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不敢自欺其心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者不得盡其欺誕之辭不敢自欺其心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各有發明特未完備唯范氏以成爲稱則不盡聖人之意自與君子處以下其推言之意則善然亦亂本文之旨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略同惟楊氏以禮齊之者為贅說耳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惟張子范尹為異然於文之義則有所不通楊氏推本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為使民皆知此而不為盜則恐其過也此章之意但為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為盜耳夫已嘗為盜之人安能使其皆知有貴於已者而樂之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略同唯楊氏通三章而序言之為近於鑿耳侯氏意最詳備然亦大浸此章之意大槩專勉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者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以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曰程子以明達為言者非與曰是

於文義若有不通然其論務實而不近名以下則至論也諸說何如曰聞達之辨呂氏最爲得之尹氏次焉謝氏以名聞四達爲言者乃子張之所謂聞而非夫子之所謂達矣范氏論質直好義察言觀色在家之說意象皆正而所指者狹不足以盡聖言之蘊其所謂通乎聖者又非此章之意也楊氏以察言觀色爲在己亦非文意夫以己之言爲可察猶可也己之色則又安得而觀之乎慮以下人之說則謝氏尹氏得之而范楊氏之說亦狹而有所未盡况夫謙恭下人者乃理之當然非有爲而然也今必以求益爲仁而後下人則吾之所以下人者非出於誠心之自然而出於較計利害之私耳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崇德之說范氏大槩得之特所謂

上義下利義字比事字差重蓋曰義所當爲之事耳其以上下二字訓先後則爲切當也謝氏以爲志在於事而不在苟得者亦得之然此所謂得非專爲苟得也凡有得心則於所以崇德者爲有害矣侯氏以爲其進於道則其失爲甚蓋其意若曰先能從事後必有得云爾若果如此則與聖人之本意幾何而不相伐也耶楊氏之病蓋亦類此尹氏所謂不計利者善矣然又不見其事以爲先之意蓋皆不若范氏上下之說之爲全也修慝之說范謝楊氏皆得之而謝尤切侯氏以遠怨爲說似慝爲怨慝之慝如此則是爲良人之怨己而後不敢攻人之惡也况樊遲所問三者皆在己之事又不應以他人之怨雜之尹氏於攻其惡者得之而於所謂無攻

人之惡之意有不察也辨惑之說范楊侯氏得之謝尹
之言亦善但皆以知忿之爲害而不能懲爲惑則又未
然蓋聖人之意正以其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
爲惑欲其懲之於此以辨焉耳蓋夫子告子張者戒其
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豈各因其有是
失而警之耶曰楊氏所謂聖賢之異者如何曰以文考
之殆未見其有異也楊氏之意豈以其悠然者爲從容
自得而詠歸者猶未免爲有所作爲也耶以是爲言吾
恐其淪於老佛之空無也其所謂遊焉息焉無非學者
則足以發明言外之意矣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見其
如此則可若以爲記言之人本有在此意則恐亦未必
然也

或問樊遲之問仁智夫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白而易知矣

而樊遲猶未達何也曰曾氏之說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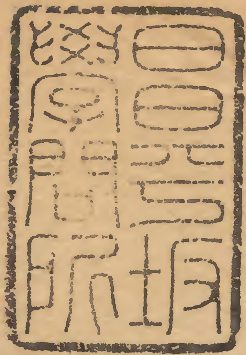
曾氏曰樊遲未達者疑二

者之相悖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遲退而問子夏又以謂夫子所言者答其問智而巳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智也舉直而民遠於不仁能使枉者直也其餘則諸先生盡之而程子之說爲尤善也曰

范氏之說如何曰蓋用程子之說特所謂費而隱者非中庸之旨而富哉之義不若楊氏之爲當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爭友之云過矣

所謂爭者亦忠告而善道但其不可而止則以厚薄爲淺深耳呂氏善術誘掖之似非文意蓋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曰以善道之則所謂忠



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為贅於辭乎尹氏蓋用說知而已以其義合也易其所謂異於君親者則其義加密矣曾氏以為人有過而告之曰勿為此則其所謂忠告也道之曰當為此則所謂善道也亦為明白然恐亦近於呂氏之說

或問以文會友諸說之不同如何曰以文考之竊以張子范楊之說為安而范氏所謂文者德之著則未然若謝氏以文為威儀則失之過矣蓋朋友之會然後有威儀非以威儀而會朋友也况朋友之會亦冀其切磋講習之益苟徒以威儀為事則賓客而已矣豈朋友之謂哉若侯氏則吾有不知其說者矣

張子說精義印本未詳

論語或問卷之十二

文政辛巳

